

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快乐影子之舞



〔加拿大〕

艾丽丝·门罗 著

张小意 译



NLIC2970943424

凤凰传媒

译林出版社

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快乐影子之舞

〔加拿大〕

艾丽斯·门罗

著

张小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乐影子之舞 / (加)门罗(Munro, A.)著; 张小意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ISBN 978-7-5447-4570-3

I. ①快… II. ①门…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584号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1968, copyright renewed 1996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466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快乐影子之舞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张小意
责任编辑 袁楠 姚蕊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70-3
定 价 2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沃克兄弟的放牛娃	1
亮丽家园	23
重重想象	39
谢谢让我们搭车	57
办公室	77
一点儿疗伤药	97
死亡时刻	115
有蝴蝶的那一天	129
男孩和女孩	145

明信片	165
红裙子, 1946年	189
周日午后	207
去海滨	221
乌得勒支的宁静	241
快乐影子之舞	267

沃克兄弟的放牛娃

晚饭后，爸爸问我：“要不要去散步，看看湖还在不在？”我们把妈妈留在餐厅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她正在帮我做开学的衣服。为了给我做衣服，她拆掉了自己的一件旧衣服，一条花格羊毛裙。因为要裁剪、搭配得巧妙一点，只好叫我没完没了地试衣服。站着，转身，燥热的羊毛闹得我汗流浹背，浑身发痒。不识好歹的小孩儿。弟弟待在床上。他睡在前门廊顶头狭小的封闭阳台上。有时候，他跪在床上，脸贴在纱窗上，凄厉地嚎叫：“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不过，我连头也不回：“你该睡觉了！”

我和爸爸慢慢地走在长长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上。灯光透明的小店外头，银树牌冰激凌的广告牌矗立在人行道上。这儿是图柏镇，是休伦湖畔的一个老镇。枫树阴遮住了一部分街道。树根挤裂了人行道，把路面高高地抬起来，裂纹像鳄鱼，在光秃秃的空地上爬伸开来。穿衬衫、穿汗衫的男人，戴围裙的女人，都坐在门外。我们不认识他们，但只要有人点头打招呼，似乎要说：“今天晚上真暖和”，我爸爸就也点点头，说句类似的话。孩子们还是在玩。我也不认识他们，因为妈妈把我和弟弟都关在自家的院子里。她说他太小了，不能离开院子，所以我得看着他。看见他们傍

晚时分玩的游戏，我也不至于难过，因为他们的游戏乱七八糟，各自为政。孩子们随心所欲，一个或者两个，分散在阴沉的树阴底下，孤立成岛，各居一隅。他们孤独的游戏和我每天忙的事也没什么区别，在地上堆鹅卵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而已。

我们把这些院落和屋子都甩到了身后，经过一座窗户已经被尘土封住的工厂，一家高大的木门到了晚上就上锁的木料场。小镇消失在一堆废弃的棚屋和一个小型垃圾站的后头。人行道也不见了。我们走在一条沙路上，身边全是牛蒡草、车前草，还有各种各样的无名野草。我们到了一块空荡荡的场地里。其实这儿是一块景观地，垃圾都清除干净了，还有一张后背缺了一块板条的长椅，可以坐下来看看湖水。夜晚阴暗的天色下，湖水通常是灰色的，地平线黯淡无光，并没有落日的景象。湖水冲刷着沙滩上的石头；声音静谧。再远一点，通往小镇中心的方向，则是一段延展的沙路，一条水滑道，一些漂浮在安全游泳区周围的救生圈，一个摇摇欲坠的救生观望台。还有一座长长的暗绿色建筑，像座带顶棚的长廊，大伙儿都叫它长亭。每到星期天，这里就坐满了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一个个身着呆板僵硬的衣服。之前，我们住在邓甘嫩时，长亭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湖边三四次，每次都来这儿，看看长亭，或者去码头看运粮的船只。那些年代久远的船只锈迹斑斑，在水面上颠簸前行，我们甚至纳闷这样的船是怎么穿过防波堤的，更别说怎么到达威廉姆堡了。

流浪汉们就在码头附近闲荡，某些傍晚也会偶尔步入渐渐退去的沙滩，爬上一条男孩子们开辟的弯弯曲曲，时隐时现的小路，在干涸的树林里停下脚步。他们和爸爸说了什么，爸爸被他们

吓一跳。我太紧张了，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爸爸说他没有钱。

“要是你愿意，我帮你卷根烟吧。”他这么说，小心翼翼地把烟草抖落在一张薄薄的烟纸上，舌头飞快地轻舔一下，封起来，递给流浪汉。流浪汉接过烟草，走了。爸爸自己也卷了一根，点上火，开始抽烟。

他告诉我北美五大湖的历史。如今休伦湖所在的位置，他说，曾经是一块平坦的陆地，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然后，从北方来的冰雪缓缓地推进，深入低地。就像这样——他给我看他的手。他伸开的手指按在我们坐着的地上，地面坚硬得像岩石一样，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来。他说：“藏在古老的冰冠身后的力量可远远超过我这只手。”后来，冰又回去了，缩回了它的北极，冰的手指留在了自己挖出的深洞里，于是冰变成了湖，成就了今天的样貌。对于流逝的时间来说，湖还年轻。我试着让自己看着面前的大草原，看见正在漫步的恐龙。不过，我甚至没法想象在有图柏镇以前，印第安人居住时期的湖岸。我们拥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时间份额，这个事实让我惊骇，但爸爸对此却很平静。有时候我觉得，世界存在了多久，爸爸就在我家里生活了多久。其实，相比这个地方有人居住的历史，他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仅仅比我长一点点而已。他对时代的了解，对那个汽车和电灯还不曾存在的年代的了解，也不比我多多少。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在这个世界上。等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还活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想这些。我希望湖永远都是这样的湖，永远有浮标标记的安全游泳区，还有防浪堤和图柏镇的灯火。

爸爸在沃克兄弟公司当推销员。这家公司的业务几乎都在乡下，在偏僻的农村。阳光、波尔桥、转弯口，这些地方都是沃克公司的业务范围。我们以前住的邓甘嫩不包括在其中，因为它离城市太近了。这一点让妈妈感觉分外地庆幸。他推销咳嗽药，铁剂，鸡眼药，轻泻剂，女人治内分泌紊乱的药物，漱口水，香波，擦剂，药膏，做清凉饮料的浓缩柠檬、橘子和木莓汁，香草香精，食物着色剂，红茶，绿茶，姜汁，丁香，还有其他香料和老鼠药。他有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什么膏什么油我都有，
从鸡眼到疖子什么都能治。

妈妈的看法是，这首歌一点意思也没有。小贩的小曲儿。爸爸就是个小贩，一个敲人后院厨房门的小贩。去年冬天之前，我们有自己的营生，一座狐狸养殖场。爸爸养银狐，然后把银狐皮卖掉做斗篷、手笼和外套。价格降了，爸爸还是希望第二年的价格好起来，然后又跌了。他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后，再也不可能撑下去了。我们欠了饲料公司一屁股债。我听到妈妈好几回对奥利芬特太太抱怨。奥利芬特太太是妈妈唯一还能说说话的邻居。在这个世界上，奥利芬特太太也是个走跌的人。作为一个老师，她嫁给了一个看门人。我妈妈说，我们把一切都投进去了，但什么也没有换回来。那些日子，很多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话，不过，我妈妈没时间关心全国的痛苦，只关心我们的。命运把我们扔进了贫民的街道。我们以前也是穷人，但这不是一回事，贫穷和贫穷也

并不一样。承受这一切，她觉得，只能保持尊严，心怀酸楚，却绝不妥协。没有脚爪托起的浴缸，没有冲水马桶，反正这样的浴室也并不能给她什么安慰。水龙头里没有水，人行道不路过家门口，没有瓶装牛奶，甚至，没有两家电影院，没有维纳斯餐馆，没有伍尔沃斯连锁店（舒适的店堂里，鸟儿在风扇习习吹过的角落里歌唱；绿色的水箱里，指甲大小的鱼儿如同月光一般明亮），她都不在乎。

下午的时候，妈妈经常步行到西蒙家的杂货店。她带我一起去帮她提东西。她穿上精致的外衣，海军蓝的，上面有透明的，纤小的花朵，里面穿的是她海军蓝的衬裙，还要戴一顶白色的草帽，帽子往脑袋一边压下来。我穿上刚铺了报纸在后门台阶上漂白的白色鞋子，把我的头发做成湿湿的长卷儿（因为头发要是干了，就会很快蓬松开来），用一根硬邦邦的大发带系在我的脑袋上。晚饭后和爸爸出门，就和这副打扮完全不同了。还没走过两幢房子，我就感觉，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连马路边粉笔写的粗话都在嘲笑我们。妈妈似乎没注意，她走路的姿势像正在逛商店的淑女。她像个淑女一样去购物，路过她身边的是衣裙宽松，不系腰带，胳膊下面都撕开了口子的家庭妇女。我也是她精心打扮过的，那倒霉的鬃发，招摇的发带，洗得干干净净的护膝和白袜子，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她当众叫我，我甚至会痛恨自己的名字。她的声音那么响亮，清脆，骄傲，故意装出和街上的其他妈妈都不一样的腔调。

妈妈有时会带回家一块冰砖，算是给我们的特别优待。简单的三色冰激凌。家里没有冰箱，我们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

我们就在永远被隔壁家的房子挡住光线的餐厅里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后，希望等弟弟的盘子空了，我的盘子里还有剩下的。然后妈妈就会试图模仿我们当初住在邓甘嫩时的对话，回到弟弟刚出生的时候。那是我们最早，最为舒适的日子。那时候，她会给我一点茶喝，杯子里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里的差不多。我们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面对水泵，丁香树，以及远处的狐狸围栏。她没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时候。“你记得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让少校拉你跑吗？”少校是我们家的狗，我们搬家的时候，留给邻居养了。“你还记得放在厨房窗户外头的沙盒子吗？”我装作记不清楚了，小心不让自己掉进感伤这类多余的情绪里去。

妈妈有头疼病，经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狭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闭阳台笼罩在沉重的层层树枝之下。“我看着这些树，会觉得自己在家里。”她这么说。

“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开车到乡下兜兜风。”爸爸说。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门，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路线。

妈妈可不喜欢这么开车到乡下兜风。

“能带我去吗？”

“你妈妈也许想要你在家试衣服。”

“我今天下午不可能做衣服了。”妈妈说。

“那我带她去吧。我带他们两个去，你休息一下。”

我们怎么了，怎么把我们带走算是让她休息？不过没关系。我高兴地找到弟弟，让他先去上厕所，然后带他上车。我们都没戴护膝，头发也没打卷。爸爸从屋子里拎出两只沉甸甸的灰色行李

箱，里面装的全都是瓶瓶罐罐。他把行李箱搁在后座上。他穿着白色衬衫，在阳光下鲜亮夺目，系了领带，裤子是轻便的，是他夏天穿的一套西装的裤子。他还有一套葬礼穿的黑色西服，伯父去世后留给他的。他戴了一顶淡黄色的草帽，一身销售员的装束，衬衫口袋里还别了铅笔。他又回去了一次，可能是和妈妈说再见，问她是不是肯定不想去。她说：“不用了，谢谢，我只想闭着眼睛躺一会儿。”随着车倒出车道，一种对奇遇的渴望油然而生。因为这种小小的渴望，我们没觉得颠簸。上了马路以后，炎热的空气开始移动，成了一阵微微的风。沿着爸爸认识的小路出了小镇，路边的房屋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陌生。这个下午，等待我们的，除了在蔫蔫的农庄里的灼热时光，大概还有乡村小店的逗留，三个冰激凌筒，或者瓶装汽水，也许还有爸爸的歌声？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还有名字，“沃克兄弟的放牛娃”，大概是这样开头的：

老尼德·菲尔兹啊，他已经死了，
所以如今是我走这条路……

尼德·菲尔兹是谁？爸爸接的是这个人的班，显然。要是果真这样，他现在应该真的死了。爸爸的嗓音有种悲伤的喜悦感，让他的死亡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像是喜剧里的不幸事件。“多么希望回到里奥格兰德河畔，走过黑漆漆的沙石。”爸爸一路几乎都在唱歌。就连这会儿，出了小镇，过了桥，一个大转弯拐上公路，他也还是叽叽咕咕，哼着小调，实际上是找调子，准备即兴创作。我们沿着公路，路过一个浸信会教友的营地，就是圣经度假营的时

候，他脱口而出了：

浸信会教友在哪里，浸信会教友在哪里，
今天浸信会教友都在哪里？
他们都在水里，在休伦湖的水底。
湖水把他们的原罪冲洗……

弟弟信以为真，起身跪在窗口看湖面。“我没看见有浸信会教友。”他抱怨说。

“我也没看见。”爸爸回答说，“我说了，他们都在水底。”

一离开公路，就没有铺好的路了。灰太大，我们只好摇上车窗。地上空荡荡的，平坦坦的，烧焦了。农户家后头的树林一片阴冷，乌黑的松树树阴如同没有人下水的池塘。我们在一条漫长的小径上颠簸不已，终于到了路的尽头。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不好客，更荒凉了。高大的农舍连油漆都没有漆，门前的杂草丛生，也不曾修剪过。绿色的百叶窗拉了下来。一推开楼梯上的门，发现它通往的方向，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许多人家都有这种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问爸爸。爸爸说，这门是梦游的时候用的。什么？哦，是这样，万一你做梦的时候要出来梦游，可以从这里走出去。我这才明白他在开玩笑，恼羞成怒。他总是这样。不过弟弟执著地认为：“要是他们真的从这里走，会摔断脖子的。”

1930年代，这样的农舍，这样的下午，对我而言，就代表了那个十年。正如爸爸的帽子，他明亮的带火焰图案的领带。我们那辆踏板宽大的汽车，是很久之前就风光不再的埃塞克斯。农庄里停

了不少这样的车，远比我们的旧，但没有我们的脏。有的已经不用了，车门也掉了，座位被拿到走廊上用了。除了狗以外，看不见什么活物，鸡或者牛，都没有。狗儿们都在阴凉的地方躺着，做着梦，斜摊开来的身体飞快地起伏。我爸爸一开车门，它们就起来了。他只好和它们说话：“乖孩子，男孩子吧，一个老男孩。”它们安静了下来，回到自己的阴凉处。他知道怎么让动物们平静。他曾经需要控制脖子被夹子扣住的绝望的狐狸。以一种亲切的声音对付狗，用另一种快活的，昂扬的声音来叫门。“嗨，你好，太太，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你今天还好吗？”门打开了，他就消失了。他不让我们跟着他，甚至不让我们下车。我们只能等，猜他都说些什么。有时候，为了逗妈妈笑，他会装作是在某家农舍厨房的样子，把样品一个个地摊开：“现在，好了，太太，寄生虫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吧，我的意思是，你家孩子的头皮。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小东西，爬到了你最爱的家人的脑袋上。通常因为礼貌，大家都不好意思提……光用肥皂是不行的，煤油的味道又不好闻，不过呢，我这里有……”或者是，“相信我，我整天都坐着开车，深知这些药丸的价值。自然缓解。对老人来说，这个问题挺普遍，毕竟活力不如以前啊……老奶奶，你怎么样？”他在妈妈鼻子底下挥舞那个不存在的药盒，终于，她心不甘情不愿地笑了。“他不会真的这么说吧，是不是？”我问。她回答说，当然没有，他就是太绅士了。

汽车一个院子接一个院子地开过去，眼前出现破旧的车、水泵、狗、一个个灰色的谷仓、倒塌的棚屋，还有不再转动的风车。田野里看不见男人，如果男人还下地干活的话。孩子们也在很远的地方，不是沿着干涸的溪流玩去了，就是找黑莓去了。也许他们

藏在屋里，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悄悄地打量我们。因为出汗，车座变得滑溜溜的。我煽动弟弟按喇叭，我自己想这么干，不过不想挨骂。他更清楚怎么脱身。我们玩视觉大发现游戏，但是找不到多少颜色。谷仓、棚屋、房子、厕所都是灰色的，院子和田野都是褐色的，狗则不是褐色的就是黑色的。生锈的汽车上有缤纷的色斑，我费尽全力分辨出了紫色，或许是绿色。我还在门上剥落的油漆上认出了栗色，或者黄色也不一定。识字游戏更好玩，可惜玩不了，弟弟年龄太小，还不会拼写。总之，游戏玩不下去了，因为他宣称我发现的颜色不漂亮，想让自己多来一把。

有一幢屋子的门全是关着的，不过有汽车停在前院里。爸爸敲门，吹口哨，叫道：“嗨，有人吗！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座房子没有走廊，光秃秃的。爸爸站在一块倾斜的水泥板上。他转身去谷仓找。谷仓一定是空的，因为隔着谷仓能看到天。终于，他弯下腰，提起行李箱，恰恰就在这时候，楼上的某扇窗户开了，窗台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壶，倾斜，里面的东西泼下来，溅在了外墙上。窗户并不是恰好在爸爸头顶上方，所以大概只有几滴溅到他身上。他提起行李箱，不慌不忙地朝汽车走过来。他没有继续吹口哨。“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我问弟弟。“尿。”他笑了又笑。

开车前，爸爸卷了一根烟，点上。窗户“啪”地关上了，百叶窗也拉上了。我们连一只手或者一张脸也没看见。“尿，尿，”弟弟欣喜若狂地唱，“有人泼尿下来了！”“别告诉你妈妈。”爸爸说，“她不喜欢这种玩笑。”“你会在你的歌里唱吗？”弟弟很好奇。爸爸说不会，不过他会想想怎么编进歌里去。